

从先验逻辑到符号形式： 卡西尔的认识论转向^{*}

苏 畅^{1,2}

(1.大连理工大学,辽宁 大连 116024;

2.大连民族大学,辽宁 大连 116600)



摘 要:卡西尔早期的认识论思想囿于康德哲学和新康德主义的理论框架内,将“科学事实”作为认识批判的出发点和最终所与。通过对康德“理性批判”建构术的改造和扬弃,卡西尔的认识论思想历经从“发生学”认识论和“符号”认识论的演变。他将神话、语言、科学视为人类活动所创造的不同符号形式,提出一切概念认识都必须基于最原始层次的神话世界,突出表现于自然语言,终点是理论科学。由此,卡西尔不仅将认识论的论域拓展到人文科学诸领域,更重要的是推进了认识反思的层次,并为其寻找到新的基础和起点。这是对自己早期认识论思想进行的修正,也是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与传统的康德和新康德主义最本质的差别。卡西尔认识论的转向是继康德之后哲学认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卡西尔以“符号”整合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从人类文化整体观来把握理性,探索人的本性。卡西尔哲学思想所具有的高度包容力和开放性,为现代西方哲学走出理论困境开辟了更为宽广的道路。

关键词:卡西尔;认识论;先验逻辑;符号形式;符号形式哲学;新康德主义

中图分类号:B516

文章编号:1007-4074(2020)05-0153-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9ZDA268);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L19BYY013)

作者简介:苏 畅,女,大连民族大学副教授,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博士研究生。

一、引言

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是西方学界公认的近代以来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德国新康德主义运动中,他是与赫尔曼·柯亨(Hermann Cohen)和保罗·那托普(Paul Natorp)齐名的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主将。卡西尔后期创建了“符号形式哲学”,以一种文化哲学的“整体观”来审视人类精神文化的各个部分。卡西尔以恢弘的理论气魄将“符号形式哲学”“人的哲学”和“文化哲学”紧密地联系在

一起。因此,卡西尔更多地以“文化哲学家”为人们所熟知。

国内的卡西尔研究也大多局限在他的文化哲学方面。这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卡西尔著作译介工作的影响:最早传入中国的卡西尔的著作是《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引》(1944),该著历来被视为对卡西尔三卷本《符号形式哲学》的提要,和最足以反映卡西尔晚期哲学思想的作品。随后,卡西尔其他一些著作也被陆续翻译引进,如《语言与神话》(1925)、《符号·神话·文化》(1979)、《国家的神话》(1946)以及《人文科学的逻辑》

辑》(1942)等。尽管卡西尔早期最重要的一部代表作《实体与功能》(1910)(中译本题目《实体与功能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于 2016 年译出问世,近几年也不断涌现出有关卡西尔哲学研究的优秀著作和论文,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国内卡西尔研究整体失衡的现状。这使得我们错失了对卡西尔哲学研究旨趣的全面了解,忽视了它对卡西尔哲学发展和演变所产生的影响,甚至有可能导致我们对于卡西尔哲学思想的理解以及对卡西尔哲学地位的评价和认识出现偏差。

卡西尔研究学者 John Michael Krois 将卡西尔符号形式的哲学视为他与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决裂^[1]。我们该如何看待卡西尔这一文化哲学“转向”的实质?作为一位康德学者和公认的马堡学派思想的集大成者,卡西尔对康德思想和马堡学派的贡献是什么?在卡西尔的整个学术生涯中,他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马堡的新康德主义者?本文拟从卡西尔的早期哲学工作入手,从认识论的角度回溯并厘清卡西尔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分析和阐述其哲学思想演变的实质。同时从一个更加整全的视角去认识和评价卡西尔的哲学思想与康德以及新康德主义思想之间的关系和差异,重新审视卡西尔哲学思想对现代哲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二、科学问题:卡西尔认识论的起点

19 世纪中期,在自然科学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新康德主义运动的兴起反映了对哲学持续价值的关注,同时也是对实证主义思潮的反抗。新康德主义学派指出,许多实证主义者基于一种“朴素实在论”的立场,在认识论上倾向于所谓的“摹写理论”,将知识描述成为人的大脑所形成的一个独立于思维对象的心理复制过程。新康德主义学派认为,实证主义者在形而上学和认识论方面所持有的观点会削弱我们对知识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的能力。新康德主义者要求“回到康德”,寻求一种在哲学上更加可行的对知识的解释。在新康德主义者看来,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中包含着两个非常重要的思想:第一,康德用“先验的唯心主义”代替了“朴素实在论”,认为我们所认识的

对象不是物自体,而是符合我们意识的表象;第二,康德用“知识批判理论”取代了“摹写理论”,认为知识是物体符合我们思想的过程^[2]。康德在认识论方面发动的这场“革命”为新康德主义者反对实证主义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尽管如此,新康德主义者不能满足于恪守康德的原则,他们要在康德哲学的原理和方法基础上建构一门更加“科学”的哲学。

卡西尔早期是在马堡学派的传统中进行哲学训练,他接受了康德“哥白尼式的革命”中某些关于认识论方面的构想,并遵循导师柯亨所倡导的科学认识论的思想路线,将哲学工作的重心投放在用数学为自然科学奠基方面。在其早期著作《近代哲学和科学中的认识问题》前两卷(1906、1907)中,卡西尔对从文艺复兴到康德期间的近代哲学与科学问题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阐发。这部著作的后两卷分别出版于 1920 年和 1940 年,这反映了卡西尔作为著名的哲学史家对于科学和哲学问题的持续关注。同时,他也带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重新考察了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涉及的一些概念和理论,并对此展开大胆的质疑,对康德构造起来的先验哲学的建筑术进行了批判和扬弃。

卡西尔同新康德主义的其他成员一样,拒斥康德在认识能力上的二元论立场。他们认为康德在判断的纯形式与非概念的感性杂多之间附加以先天结构,即感性直观的纯形式作为中介,这割裂了纯粹知性的逻辑能力和纯粹感性直观的能力,造成二者的对立。这是康德先验感性论中一个根本性的缺陷。卡西尔赞同柯亨的观点,认为一种独立的、纯粹的感性直观不能够成为认识的起点。如果过分夸大感觉对客观认识的能力,则会陷入心理主义的窠臼。柯亨首先排除康德对“物自体”的预设,取消“物自体”本身所具有的客观实在意义,同时强调认识活动只是“纯粹思维”本身的运作,认识过程中的形式和质料也是由思维本身提供的。感觉虽然参与认识活动,但是在认识过程中感觉并不起到基础性作用,知性的逻辑能力才是使认识对象成为可能的先天形式。柯亨在逻辑上明确“思维”的绝对前在性,目的就是要彻底克服康德理论中的二元论^[3]。由此,康德在先验感性论中所强调的感性直观形式的独立性就被消解

了,作为一切感性经验能够被接受的先天条件的时间和空间要素也随之失去作用。卡西尔针对康德关于空间和时间的理论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空间和时间的纯直观,就像纯粹知性的概念一样,只是综合统一功能的基本形式的不同显示和表现。”^{[4]83}他进一步解释:“综合构成了一种内在不可分的统一过程,但它却可以根据其起点或终点被确定和刻画。它起于知性,但立即变成了纯粹直观,从而通过后者的中介获得经验实在性。于是,直观与概念的初始分离更为清晰地消解为一种纯粹的逻辑关联。”^{[4]83}由此可见,卡西尔沿着马堡学派的进路继续前进,抛弃了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赋予时间和空间为感性直观形式的理论,并通过将时间和空间的统一性归因于知性的逻辑,消除了先验感性论与先验逻辑之间的区分,意图超越康德先验感性论中二元对立的问题。

新康德主义希望通过清除认识过程中的感性因素,高扬知性在形成一切知识过程中的绝对地位,从而保证将知识建立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上。但是,正如海德格尔对他们的批评那样:他们在试图解除感性作为知识的一个来源方面走得太远了^{[5]53}。由于马堡学派已经抛弃了时间和空间作为感性纯形式的理论,所以康德原初意义上的传统的形式逻辑理论也丧失了功能。这意味着康德其余的理论框架也将面临崩塌的危险。马堡学派急需重建一个新的认识论框架和逻辑基础。

三、关系问题:卡西尔“发生学”认识论的转向

卡西尔“发生学”(genetic)认识论的转向源于对康德先验逻辑的重建。在这一过程中,卡西尔的贡献在于:“第一次在马堡学派的背景下阐明了一种清晰的、融贯的形式逻辑观念。”^{[4]27}卡西尔提出:纯粹形式逻辑的领域由纯关系结构(由新的逻辑关系理论所刻画)的整体所构成^{[4]29}。纯粹的形式逻辑是更为基本的非形式的先验逻辑的一种抽象^{[4]27}。这段话表达了卡西尔与康德在认识结构方面持有的不同立场: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将纯粹的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作出严格的区分,强调纯粹的形式逻辑是为人类知识和主体间性奠基的最终基础。同时指出必须将纯粹的形

式逻辑与先验逻辑联系起来,才能发挥认识论的作用。这也正是康德范畴的形而上学演绎的关键。但是,在卡西尔看来,先验逻辑具备一种独特的理智能力,它不需要借助任何中介,完全有能力完成“纯粹的综合”。因此,在卡西尔的认识论中,形式逻辑只具有次要的地位,先验逻辑才是考察的重点。而上文提到的“一种新的逻辑关系理论”就是卡西尔在发展先验逻辑的过程中,试图构建的一种新的认识逻辑的理论。

卡西尔对于新的逻辑关系理论的建构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它反映了卡西尔对自亚里士多德以降,在形而上学“实体”概念的影响下产生的“摹本论”观念的强烈批判。卡西尔一针见血地指出,传统逻辑在概念基础和判断形式两个方面存在的问题,是造成康德认识论缺陷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自然科学领域和逻辑学领域内产生的新成果为卡西尔认识论的演变提供了基础。卡西尔认为现代数理逻辑中的“永恒有效性”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在现代公理化数学中,算术的逻辑本质是通过一个特定关系系统的形式属性来定义数列。数的对象等同于一种特殊的关系结构,数的对象的稳定性就出于一种具有非感觉的、纯形式意义的关系中。在几何公理中,几何对象的稳定性也完全由它们所服从的条件来确定。此外,现代的科学认识论,特别是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中更清楚地体现出“这种纯形式表象的越来越自觉的运用。……我们现在必须基于广义相对论的结果而完成的超越[康德]的步骤在于洞察到,在这些知性的规定中(经验—物理的世界图景首先在这里产生)……允许这些公理不仅不会摧毁世界的统一性,……而且真正从一种新的观点为这种统一性奠基。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必须在时空规定中加以处理的种种特殊的自然定律,最终都融合在一个最高原理,即广义相对性假设的统一性中。”^{[4]88}康德身处的时代使他只能基于牛顿的基本理论,试图通过先天形式和知性范畴为形而上学奠基,但是卡西尔则可以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出发,为自己的先验逻辑提供认识论的支持。相对论时空观在超越牛顿绝对时空观的同时,也预示了新的哲学认识论必须在康德学说的基础上超越康德^{[6]2}。

在卡西尔早期最重要的一部代表性著作《实体与功能》(1910)中,卡西尔表达了用数学中体现功能性的函数概念,取代传统逻辑中的实体概念,并试图以这种概念所表达的理想的关系来重新阐释先验逻辑内容的构想。卡西尔研究专家 Michael Friedman 对于卡西尔“发生学”认识论的要点作出如下阐述:“认识是一种无限进行中的序列,一层层的‘形式’通过运用科学方法而被相继引入,以逐步构造出经验自然科学的对象。在这种方法的行进中,我们既找不到纯粹无形式的质料,也找不到纯粹无内容的形式,而只能找到无穷的层级序列,在它之中,任何两个相继的阶段相对地作为质料和形式联系在一起。而在‘实在’的意义上与纯思想相对立的认识对象本身,则仅仅是科学的方法进步向之收敛的理想的极限点——从未完成的‘X’。……经验的确定性是由数理科学的方法论进步所例证的从未完成但收敛的序列。……正是这种方法序列构成了认识论的最终事实。”^{[4]28-29}

在卡西尔看来,我们可以通过数理自然科学方法中涉及的一系列永远完成不了,却越来越恰当的纯关系结构来描述自然科学的对象。通过序列中持续收敛于最终极限的结构,表现出一种无限接近但永不能达到的限度的概念。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充当了康德思想中理性的调节作用。所以,我们对真理的获得是通过将感觉表象嵌入一种数学关系的形式结构中,在其中数学表述的是普遍规律的稳定性,使经验的确定性获得终极的持久的基底。卡西尔从数学、物理和逻辑领域的新思想中,敏锐地抓住数理科学与逻辑学深层结构的关联性和一致性,从中总结出新的关系理论。在康德认识论中分立两极的感性能力与知性能力,在卡西尔的关系理论中以一种新的方式被再次融合在了一起,他打破了康德认识论中的固定框架^{[6]36}。虽然《实体与功能》这部著作遭到柯亨的批评,指责它违背了马堡的传统,但是基于新的关系理论的“发生学”认识论的形成,标志着卡西尔在认识论方面已经迈出独立、重要的一步。

四、意义问题:卡西尔“符号”认识论的转向

在卡西尔的整个哲学生涯中,他始终将康德的先验方法作为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同时他对康德提出的先验方法秉持一种更加开放的态度。“我们不需要放弃由康德发现并由他极为清晰地第一次提出来的这个基本的批判问题。我们现在必须引导批判问题去面对崭新的材料,但我们可能而且应当维护这个问题的形式。我们必须追问的不仅仅是纯粹数学和纯粹自然科学何以可能的问题,我们还必须追问每一个基本功能的整体性和系统全面性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拥有描述大千世界图景的力量,我们才会描述宇宙的图景和人类世界的图景。”^{[7]8} 因为,人类文化各领域也拥有其独特的“普遍必然性”,只不过它们取得这种“客观化”的、“普遍必然性”的方法与数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中的逻辑概念和逻辑规律有所不同。但是每一种形式都是“人类精神迈向其客观化的道路,亦即人类精神自我展示的路”^{[8]78},我们应该从更深层次上看到它们的统一。

但是,卡西尔坦言:“当我试图把我的研究成果应用到精神问题上时,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一般认识论因其传统的形式和局限,并没有为文化科学提供一个充分的方法论基础。在我看来,要使认识论的这种不充分性得到改善,认识论的全部计划就必须扩大。”^{[8]69}

卡西尔要实施这种“扩大认识论”的计划面临着两个问题。首要问题就是调节“人类文化生活特殊性和形式的具体整体性之间的关系。”^{[8]81} 卡西尔要寻找到一个“既在这些形式之上而又不在这些形式之外的落脚点,……只有站在这个落脚点上,才能一览无余地统摄所有这些形式,力求洞察所有这些形式间纯粹内在的关系。”^{[8]82} 卡西尔发现这样一个因素:“它反复出现在每一种基本的文化形式中,但是又不在任何两种形式中具有完全相同的形态。”^{[8]84} 卡西尔将这个因素命名为“符号”。从卡西尔本人在关于“符号”来源的阐述中,我们看到,他身处时代的自然科学和人文主义传统对其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尤以物理学方面的影响最为直接和明显。这里,我们并不就此问题展开具体讨论。问题的关键是,卡西尔在物理世界中敏锐地意识到,科学为我们呈现的普遍形态不再是对具体的感性实体的摹写,而是通过一

种具有逻辑构造性的“符号”参与到认识的过程中。

在卡西尔看来,“符号”具有双重性质,这恰恰体现了他认识论的根本原则:普遍只有在特殊中才能被直观,特殊只有在普遍的视野中才能被思考^{[8]86}。一方面,“符号”具有感性的外壳,它以感性作为出发点,并在感性材料中塑造出自己。但感性并不是直接给予的简单感觉,感性自身具有一种能动性,它的内部性质虽然是感性的,但它是“一种形式化了的感性,也就是一种由精神支配的感性。”^{[8]87}另一方面,“符号”自身承载着更高形式的普遍意义。无论是感性还是意义,它们彼此并不是孤立的存在。感性之中渗透着意义的因素,意义最终只有在感性中才得以构造和实现。“符号”在感觉符号和普遍意义之间搭建起一种内在的联系,并且使之内化于符号之中。因此,“符号”是从经验的整体中衍生出它自己的意义,“符号”总是和特定的意义联系在一起,它成为意义的载体。感性和理性这一对矛盾的概念在“符号”中似乎得到了统一。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康德“图式论”的影子。不过卡西尔在康德的综合统一原则中注入了符号性的内涵,或者说,卡西尔的符号概念突破了康德的综合统一概念。“符号”本身表现出的一种内在的清晰度和内在的秩序原则,使其自身可以表达整体所代表的某些特定内容所蕴含的经验的意义。正如苏珊·朗格所言,“卡西尔对符号的建构功能的强调是绝妙的一笔。它消除了康德规范性和建构性之间的差异,所有这些都是建构性的。”^{[8]52}

卡西尔“扩大认识论”的计划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要有一种“无所不包的工具”^{[8]86},或者用卡西尔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种符号功能语法”^{[8]86}。“精神的内容只有在它的表现形式中显示出来;观念的形式只有通过它用以表达自身的各种可感记号的集合体,并在这个集合体中被把握。”^{[8]86}这个体系中每个形式因其自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和多样性,能够相互促进和补充,呈现出一种不断演进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形式都被嵌入某个特定的位置并获得其意义,最终确保了整个系统的统一性。符号形式哲学就是这样——一个使每个具体的符号形式根据它所处的位置而获得自身意义的体系^{[9]102}。符号形式哲学的

任务就是“寻求能够支配这种具体多样的认识功能的法则,这种法则不否定也不破坏这些功能,而是将它们集合到一种行动的统一性,一种自足的人类努力的统一性之中。”^{[8]77}卡西尔将“发生学”认识论中的功能统一性原则运用到符号形式体系的建构中,取代独断的形而上学在实体和起源中谋求绝对统一性。卡西尔的认识论研究不再局限于经验和抽象的理性范围内,而是扩展到更为广博的人类精神的层面,“力求达成一种立足于人类文化创造活动的广义认识论。”^[10]

卡西尔将这种“扩大认识论”的主张贯彻到三卷本《符号形式哲学》(1923、1925、1929)中,具体阐述各种符号形式的精神结构、表达中介以及彼此之间的交互关系。其中各卷讨论的主题分别是语言形式的现象学、神话思维的现象学以及知识现象学。从写作和出版的时间顺序来看,卡西尔对于“神话”的讨论在“语言”之后。但是按照卡西尔的思想实质,神话思维是最原始的符号形式,处于认识论最基础的地位。在人类文化的所有现象中,神话思维似乎是感性的、模糊的、混沌的观念,“最难相容于纯粹的逻辑分析”^{[11]121}。但是卡西尔将神话思维提升到哲学的高度来研究,并将神话作为人类生命形式的维度之一,这是卡西尔哲学研究的一个特色。

卡西尔认为早在我们生活在科学世界之前,我们已然生活在一个客观的世界中。“不过,给予这个世界以综合统一性的概念,与我们的科学概念不是同一种类型,也不是处在同一个层次上。它们是神话的或语言的概念。”^{[11]357}神话是人类最原初最基本的思维方式。从原始时代开始,神话就为人类的行为提供导向,是人类认识的源头和必然方式。人类对于世界的认识首先开始于对神话符号的运用。神话“在心智建构我们关于事物的世界的过程中执行着做出规定和做出区别的功能。对于这种功能的洞见,似乎是一种符号形式哲学所能教导我们的全部内容。”^{[12]42}卡西尔研究了神话概念以及神话世界建构的特点,指出“神话观念有着自身内在的合规律性,它们并非源于漫无边际的恣意妄想,而是在延循感觉和创造性思维的确定轨迹运行着。”^{[12]43}神话概念的赋值力量最终确定了所有事物以及宇宙中各个固定不变的点。神话在最原始的层面上影响着我们对世界

的认识和理解。

与神话有着密切“亲缘关系”的语言在符号形式哲学中占据着非常特殊的位置,它是最重要和本质的一种符号形式。语言处于精神存在的中心位置。卡西尔的语言观深受洪堡的影响,认为“语言本身是一种能(energeia),而不是一种功(ergo)。它并不是一个业已生成的产品,而是一个周而复始、连续的工作。”^{[8]161}因此,对于卡西尔来说,语言的本质只能从语言现象中寻找。在《符号形式哲学》第一卷中,卡西尔详细地阐述了语言历经“感觉表达”“直觉表达”“作为概念思维的表达”以及“作为逻辑关系形式的表达”等一系列渐进的过程。从最初表达人类思想和情感欲望的初级阶段,到语言逐渐摆脱感觉的外壳,转变为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载体,寻求人类精神现象与感官印象之间的深层次的关系。通过空间、时间和数等基本直观形式,不断向感性的表达形式中充盈着理性的内容,并最终将自身造就为人类精神的表现形式。语言在解放自身的过程中,彰显了其作为具有自主性和独立性的精神形式,同时也展现了语言作为一种中介形式对外在经验世界的构建。

《符号形式哲学》第三卷的副标题是“知识现象学”。按照卡西尔最初的写作构想,这一卷讨论的主要内容极有可能是科学知识。而事实上,卡西尔又回归到他长期以来一直在思考的一个主题,即“知识的问题”。这是康德哲学的中心议题,也是卡西尔哲学工作始终关注的核心问题。但是现在,卡西尔已经开始在符号形式哲学的视域下重新审视知识基本形式的问题,从而使得这个主题获得了一个更广泛和普遍的意义。正如卡西尔在第三卷前言中指出的:

我们将寻求为系统哲学得出它们的结果。我们将努力发挥新获得的“理论”概念的全部范围和全部形成潜力。我们将说明,概念性的知识是如何以我们对语言和神话的分析所揭示的精神生活的其他层面为基础的;通过不断地参照这一底层结构,我们将试图确定上层结构即科学的特殊性、组织性和构造性。

符号形式哲学再次审视知识的世界观,但现在却以新的视角来看待它。符

号形式哲学不再只考虑这种世界观的现实性,而是寻求通过必要的智力中介来理解这种世界观。思维从这里所达到的相对目的出发,回到中间和起点,以便理解目的本身是什么,它的意义是什么^{[13]xiv}。

从以上两段论述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卡西尔在符号形式哲学视域下产生的两个新观点:其一,卡西尔表达了对更原始的符号形式——神话的关注,认为对知识考察的起点应该在神话这样人类精神生活的“基础层面”。这种日常知觉的直观世界处于更深的、自主的符号意义层次,但是具有独立的地位和基础性作用。我们可以将研究这个“基础层面”的法则运用到“上层结构”科学中。就是在这一点上,反映出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与传统的康德主义和新康德主义在认识论方面的最本质差别。我们知道,马堡学派的认识论观念是取消认识过程中的一切感觉因素,强调数理自然科学的重要性,而康德的思想却与之刚好相反。就这一问题,卡西尔有着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他认为一切概念认识都必须经历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首先基于最原始层次的神话世界,突出表现于语言,而最终达到理论科学。在这里,卡西尔明确地援引了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有关“梯子”的著名的比喻。在接下来的序言中,卡西尔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如果科学被认为是自然意识提供导向自身的梯子,那么就必须把这个梯子设置得更低一级^{[13]xv}。现在,按照卡西尔的观点,这个“梯子”应该架设到神话世界。

其二,符号形式哲学最核心的关切是对意义的追问。为此,卡西尔在第三卷中引入了新的“意义理论”。卡西尔在其后的章节中分别介绍了意识具有表达、再现和纯粹指义三种功能,其中神话对应的是表达功能;语言对应的是再现功能;科学对应的是纯粹指义的功能。卡西尔在这里提出这个关于意识功能的理论,就是要探讨在不同的意识功能中,意义是如何被给予的。或如卡西尔自己所言:一个有限的、感性的具体内容是如何被化为普遍的精神“意义”的载体^{[8]93}。在每一种符号形式中,我们会看到“一个感性的知觉体验同时包含着—一个确定的、非直观的意义,并将这个意义直接而具体地展现出来。”^{[13]235}“这种理想的相互交

织,这种感知现象的关联,此时此地被赋予了一种特定的整体的意义。这就是‘符号性孕义’的含义。”^{[13]202} 卡西尔通过“符号性孕义”揭示出“符号形式”作为一种完满的精神载体,在其中感性因素与意义因素彼此交融,“孕育”出一个意义充实的统一体。从符号形式哲学的观点来看,那种直观的感觉世界是实实在在的存在。我们必须经历从直观感觉世界的原始形态到纯粹知识世界的过渡。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获得对知识的性质、过程本身的方式和形式的了解;也唯有通过人类建构的诸如语言、神话、科学等符号形式,才能实现意义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理解和解释。

卡西尔通过认识的“符号”转向,将认识论的论域扩大到直观的感觉领域,又通过用“符号性孕义”作为意蕴整体的可能性条件取代了康德知性范畴的赋义功能^{[5]57},试图在各种文化形式的整体中去实现康德在先验批判中所要达成的一切。

五、结语

卡西尔的认识论发轫于康德“哥白尼式的革命”中所包含的某些认识论思想,同时带有浓厚的马堡学派科学认识论的色彩。在对康德哲学进行继承和批判的过程中,卡西尔自觉地接受和融合了数理领域和逻辑领域的新思想,用功能性的函数概念,取代传统逻辑中的实体概念,构建起自己具有“发生学”特色的认识论学说,试图弥补康德认识论中二元对立的缺陷,代表和引领了西方哲学近现代转型时期的一种重要倾向。符号形式哲学的提出是卡西尔将康德的先验方法运用于整个人文学领域的必然结果。卡西尔将认识的范围拓展到人类精神的全部领域,推进了认识反思的层次,为认识论找到新的起点和基础,实现了“从理性批判到文化批判”的转变。

卡西尔认识论演变发展的过程,是不断对康德理论进行重新阐释和改造的过程。卡西尔是能够解释精确科学内部的发展以及当时历史和文化科学中的混乱的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因为

只有他试图再次公平对待康德原初的哲学综合的两个方面,只有他有条件调和所谓“两种文化”——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思想趋向之间越来越大的思想张力^{[4]141}。这应是对卡西尔的哲学地位和哲学影响作出的较为公正的评价。

参考文献:

- [1] KROIS J. M. Cassirer: Symbolic Forms and History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2] MATHERNE S. Marburg Neo-Kantianism as Philosophy of Culture [M] // FRIEDMAN J. T., LUFT S. The Philosophy of Ernst Cassirer.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GmbH, 2015: 204—205.
- [3] 刘大基. 人类文化及生命形式——恩·卡西勒 朗格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20.
- [4] 迈克尔·弗里德曼. 分道而行: 卡尔纳普、卡西尔和海德格尔 [M]. 张卜天, 译. 南星, 校.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 [5] 孙冠臣. 再论海德格尔与新康德主义 [J]. 世界哲学, 2017(4): 51—58.
- [6] 鞠顺. 卡西尔早期认识论: 先验方法和关系理论 [D]. 兰州: 兰州大学, 2018.
- [7] 恩斯特·卡西尔. 符号 神话 文化 [M]. 李小兵, 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88.
- [8] CASSIRER E. The Philosophy of Symbolic Forms; V. 1 Language [M]. translated by MANHEIM R.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5.
- [9] 石福祁. “符号性孕义”与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 [10] 欧阳谦. 卡西尔的文化哲学及其广义认识论建构 [J]. 哲学研究, 2017(2): 121.
- [11] 恩斯特·卡西尔. 人论: 人类文化哲学导引 [M]. 甘阳,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
- [12] 恩斯特·卡西尔. 语言与神话 [M]. 于晓,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88.
- [13] CASSIRER E. The Philosophy of Symbolic Forms; V. 3 The Phenomenology of Knowledge [M]. translated by MANHEIM R.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7.

(责任编辑: 陈 伟)

From Transcendental Logic to Symbolic Form: Cassirer's Epistemological Turn

SU Chang^{1,2}

(1.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Dalian 116024,Liaoning China;2.Dalian Minzu University,Dalian 116600,Liaoning China)

Abstract: Cassirer's early epistemological thought is confined to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Kantian philosophy and neo-Kantianism, taking "scientific facts"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the final point of cognitive criticism. Through the reconstruction and sublation of Kant's construction technique of "critique of reason", Cassirer's epistemology has undergone the evolution from the epistemology of "genetic" to the epistemology of "symbol". He regarded myth, language and science as different forms of symbol created by human activities, and proposed that all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must be based on the mythological world at the most primitive level, which is highlighted in natural language and ended in theoretical science. Thus, Cassirer not only extended the field of epistemology to the fields of humanities, but more importantly promoted the level of cognitive reflection and found a new foundation and starting point for it. This is a revision of his early epistemological thought, and it is also the most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Cassirer's Philosophy of Symbolic Forms and traditional Kant and Neo-Kantianism. The turn of Cassirer's epistemology is a major breakthrough in philosophical epistemology after Kant. Cassirer integrates natural science and humanities with "symbol", grasps rationality and explores human nature from the view of human culture as a whole. The high tolerance and openness of Cassirer's philosophy has opened up a broader way for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 to get out of the theoretical dilemma.

Key words: Ernst Cassirer; epistemology; philosophy of symbolic form; Neo-Kantianism; transcendental logic; symbolic form

“新时代·新青年·新学术:博士生论坛”征稿启事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民族强。一代有一代之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之使命,一代人亦有一代人之学术追求。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家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中华民族完成改革开放 40 年奋斗征程并向着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奋力迈进之际,青年学人肩负着新时代赋予的责任与使命,伫立时代发展潮头,将成为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重要的开创者和建设者。

作为青年中的优秀代表,博士研究生是建设有中国自信、中国理论、中国表达、中国智慧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新生力量。长期以来,《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关注新人、发掘新人、重视新人、扶持新人,注重对学术新人的发现、锻炼和培养。为更好地展示博士研究生这一富有活力、具有创造性的青年群体的研究成果,从 2019 年起,《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已专门开设“新时代·新青年·新学术:博士生论坛”。论坛不分学科,只重问题意识、拓进功力、创新精神和学术质量,扶持勇于探索者茁壮成长,助力踏实求真者脱颖而出。热忱欢迎广大博士研究生积极投稿支持!

电子信箱:jsdxsb@qq.com(来稿请标注“博士生论坛投稿”字样)。